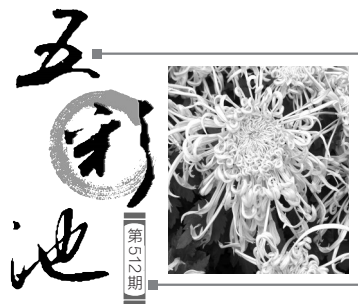




百年开江中学赋

谭顺统（四川）

庆云袅袅，瑞鸟翩翩。煌煌黄宫，菁菁校园。挽汀渚之淙水，倚蓊郁之牛山。枕圻壤之沃野，接胥腹之芳田。壮哉！开江中学，恰奇峰一座，植根于富庶之巴山小平原。

嗟乎！睿智远眺，明哲高瞻。昔有孙公伯翥者，情系桑梓，志存高远。启闾世之慧目，举中教之先鞭。文昌宫设帐课徒，较场坝挂席扬帆。几回迁址之喜，数度更名之欢。历届校长励精图治，礼贤下士；一众员工宵衣旰食，沥胆披肝。无怠无荒，克勤克俭。兴利除弊，固本培元。若夫青衿学子，皆心无旁骛，手不释卷。立雪求真谛，偷光读万篇。洗心梦湖，砺志琢园。云漠漠，路漫漫。百折不挠，一往无前。

“噫嘻！驹光一瞬，春秋百年。天道酬勤，功不唐捐。喜而今，高楼翼云，雅亭含烟。娇莺啼翠，琪花斗妍。装备精良，设施完善，规模宏大，队伍精悍。树形象，正衣冠。重教改，兴科研。首批省级重点，继而高中示范。骏马分腾达，雄鹰兮矫健。君不见科苑有巨匠，政界多英贤。奇才弄潮商海，鸿儒舌耕杏坛。勤工俭学蜚声海内，科技创新饮誉蜀川。女足铿锵，新星璀璨。蟾宫频折桂，微名满坤乾。

嗟乎！后浪推前浪，左山挤右山。千帆竞渡，万马抢关。创一流舍我其谁，行万里凭君领先。海到尽头船是岸，山登极顶我为天。振兴中华，造福黎元。

野菊花

呼庆法（河南）

不羡慕春花的娇艳
不羡慕夏花的芬芳
它只是一丛丛一簇簇
在田野、在岸边、在路旁
在不被人注视的荆棘里
安然地迎风沐雨
静静地享受悠然的时光

寒风起，百草黄
野菊花却不言不语
用寂寞把叶子打磨得透亮
寒冬里，兀自把花儿
开得缤纷、开得绚烂
在遍野苍苍的衰草里
绽放出醒目的光芒

柿子红了

王晓阳（湖南）

瓦蓝的天幕下
一簇红灯笼挂在秋天的深处
任凭风霜侵袭
不惧秋雨捶打
红得热烈

叶子一片片飞远
柿子挺起傲然的头颅
红在鸟雀的啁啾里
红在童年的图画里
红在父母的白发中
灿烂成风吹不散的乡愁

家乡的银杏树

晓蔚

正是秋风送爽的季节，我又一次来到童年居住过的地方。大老远就看到大院门口棵棵依然挺立的银杏树，一种亲切之情油然而生。多年来，我时常怀念大院里的银杏树。银杏树的枝叶里，记载着我童年的欢乐；银杏树的年轮里，印刻着我成年的思考。

我从儿时起就对银杏树那旺盛的生命力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每年春天，历经严寒骚扰而沉睡了一冬的万木复苏了，银杏树也舒展开高大健壮的身躯，如网络般延伸开的枝丫上绽出了点点嫩绿。春风中，银杏树逐渐枝繁叶茂，婆婆的姿影仿佛是在向人们讲述着她厚实与凝重的昨天，预示着她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明天。

银杏树曾给我的童年带来无限的欢乐。小时候，一棵很粗壮的银杏树高耸伫立在院子中央，一些虬劲的树根甚至露出了地面。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坐

在树干上，把脚悬垂玩耍，也常常沿着倾斜的树干一直向上攀爬，一直走到绿色的枝头，走向蔚蓝的天空。这时银杏树似乎也因同享我们向上攀登的快乐忘了负担重荷的吃力，青枝绿叶也随着我们的动作在天地间手舞足蹈。

而最使人难忘的是到了秋天，银杏树满身金黄，她需竭尽全力才能支撑起数不清的、沉甸甸的银杏果。秋风忽至，猛扑在银杏树的身上，她受风力影响，身躯猛然抖动，熟透了的银杏果如雨点般簌簌落下，刹时，竟将地面砸了个满地金黄。母亲提着篮子走到院里，弯腰、蹲下、拾捡，我跟在母亲后面兴奋地大喊大叫，篮子很快就装满了。回家用水洗净银杏果后，母亲揭开蜂窝煤炉子的盖字，将白白的银杏果逐个放在烧着的蜂窝煤上。不一会，银杏果就开始欢快地在蜂眼上跳跃着，在“叭、叭、叭……”的爆烈声中，豁开了一丝缝隙，绽出一股清香。这时，母亲用火钳把烤熟了的银杏果一粒一粒地夹起来放进盘子里，然后拿出一粒，在手掌中倒腾几下，放在嘴边吹了吹，慢慢地将壳剥开。见我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母亲笑了：“等不得了吧？小馋猫，吃吧！”一粒喷香鲜嫩的银杏果就滑入我的口中。

“孩子，好吃吗？”母亲慈祥地问道。

“好吃。”我使劲地点点头，“你也吃吧，妈妈。”

“妈妈以前吃过很多，你多吃点吧。”母亲边剥边说。

就这样，母亲不停地烤，不断地剥壳，我依偎在母亲身旁，嗅着银杏果的清香，久久不肯离开。

银杏树就是这样把希望的果实年复一年地洒向了人间。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年母亲为我拾果、洗果、烤

果、剥果的情形。

当我再次回到儿时的院子，忽然很想和母亲一起在银杏树下留个影。母亲也很高兴，急忙整理衣领。我看着母亲那已经花白的头发，刻满皱纹的脸，那微驼的脊梁，觉得她实在很像那棵只需浇很少的水就能果实累累的银杏树，很像那院子中间高耸的任凭孩子们攀爬的银杏树。

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但她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成了这一带少有的“女秀才”，并因此受到邻里的尊敬。母亲一生淡泊名利，遇喜不亢、遇悲不伤。她常说：“多学知识、乐观豁达、老实做人，真诚待人。”在我走向人生、走向明天的旅途中，我之所以一直充满自信，从不感到孤独，就是因为我心中装着家乡的银杏树和我那像银杏树一样的母亲。

普格感怀

胡忠（四川）

普格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州东南部，是一个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县。秀美雄壮、高耸入云的螺髻山是凉山的自豪、普格的名片。螺髻山最低海拔 1450 米，最高海拔 4358 米。而螺髻山下的普格也是凉山不断走向文明进步的缩影，这是一步跨千年的奇迹。

初入凉山，怀揣着参与这场伟大的扶贫攻坚工作的激动，平凡的我见证和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创举和巨变。

近年来，在普格的脱贫攻坚战中，县委、县政府的各级部门结合工作职责、不畏艰难，以担当为己任，以真心铸情怀，怀揣扶贫执念，温暖贫困家庭，在上级各部门的帮助下，积极推动脱贫攻坚，在螺髻山下奏响了一曲多民族同心扶贫的赞歌，为凉山州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为全省扶贫攻坚的画卷上增添了一抹亮丽的普格色彩。

在大凉山的螺髻山下，有一颗上千年的古榕树，当年红

军长征路过普格，曾在此树下休养生息、开仓济贫、向群众宣传红色思想。临走时，他们在树上刻下“红军”二字，当地群众都称此树为“红军树”。在普格，一群群“外地人”和“当地人”一起将传承“红色基因”与脱贫攻坚宣传相结合，不仅广泛开展宣传，也将扶贫政策播种在螺髻山脉。

去镇上的山路蜿蜒曲折在云雾中，很多同志为防止晕车，早早服下晕车药，有的甚至用手腕紧缠透明胶的土方法来缓解症状，还有的女同志晕车吐完后继续坚持入户，耐心地从不识字的贫困老人逐字逐句地讲解扶贫政策；有的贫困户住在山脊，车辆无法到达，工作人员顶着烈日、攀着山崖、喘着粗气挪步前行；他们的脸庞被骄阳晒得通红、鞋底被磨穿，但每个人的步履依然坚定，他们的每一步都踩出了扶贫人踏实肯干的风采，他们的每一步都验证着“扶贫不漏一户一人”的执念。通过全

方位、全覆盖、多举措宣传，扶贫政策和成效也和“红军树”一样扎根普格、深入人心、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行进在前往普格的路上，我还在阳光温暖中遐想，只听见“砰”的一声，身体也随之一震。“胎爆了！”耳边传来了扶贫小组成员的惊呼。我心想，看来这路果然不好走啊。不由得想起 2019 年 8 月一个雨夜，四川省人社厅的扶贫小组在下乡入户返回的路上，车被山上滚下的石头砸中，右侧后车门被打了个大洞，如果石头砸在车窗玻璃上，后果不堪设想。不由想起，5 月 21 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凉山州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达久木甲委员说：“扶贫有多难，扶贫干部有多拼。我们有 151 名干部负伤，23 名干部牺牲在扶贫一线。”不由得想起四川省扶贫移民局的老李因脚伤一度还需拄着拐杖

行走，但为了到普格扶贫，特意找了中医偏方，双脚贴满了膏药，坚持丢掉拐杖用双脚丈量着普格的山山水水。不由得想起我身边来自巴中的小刘，在 2018 年 3 月经人社厅选派到甘孜扶贫，所在地脱贫后又积极请战，转至凉山扶贫……千年螺髻山在新时代见证了在彝山的共同富裕，朵朵格桑花花影印下了新时代的阳光灿烂。

其实，普格的扶贫工作仅是大凉山扶贫的一个缩影。在这片彝海结盟的厚土上，无数扶贫人在大凉山凝聚和跳动着扶贫脉搏，让脱贫致富成为这块红色土地上火热的心愿和实践；无数扶贫人为了这片承载着“红色基因”的山脉，以奉献为情怀，当他们的真诚与这“携照田塍”之火交融、升腾时，每一个瞬间都定格和传递着精准扶贫的温暖；无数扶贫人为了那份携手前行的承诺，在新时代助力彝乡腾飞，一步跨千年。



远方

李昊天（安徽）摄

梦里的故乡

黑马建雄

一首王洛宾的《达坂城的姑娘》曾经无数次扯起我的思念。在我的印象里，达坂城离我的童年很近，离我的家乡很远。那里的石头硬又平、西瓜脆又甜，那里沙漠真诚、葡萄纯净、姑娘漂亮，那里冰天雪地。

一个只大我十五岁的叔叔，带着一个刚学会走路的我，居然敢行走几千里，翻山越岭。一个在谁也不想，谁也无法想的年龄逃脱了父辈的视线；一个的眼泪曾经从这里开始，淹没了三条街，近百个白昼。在这里有人演绎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经典，在这里有人细品了炎帝故里的沧桑，在这里没有拥有一件青铜器高傲，却让记忆终身难忘。

往事从五十余年后的酒杯里倒出，曾经懵懂的我现在已历练成一匹黑马。我说我是坐飞机来的，不会有人相信；我说我是坐父亲的自行车来的，警察叔叔笑了，你的父亲现在还在部队安稳边疆，自行车在哪里？在石河子、乌鲁木齐临别的照片，最终让从席梦思上的甜蜜开始冷静下来，依依不舍的挥手道别成为了遗憾的风景，现在怎么也拾掇不起来。

那个时候不知思念是一种痛，那个时候分不清什么是亲情。那个时候不知道天山下可以牧马，那个时候不知道桦木林可以挡风沙和雪，那个时候不知西域的天空会晴空万里，牛马成群。那个时候不知道草原翠绿的奶汁喂养着倔强的游牧习惯，更有可以迁徙千里的驼铃。那个时候因为自己太小，以至于小到至今缺乏记忆。

刚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懵里懵懂。学会走路的时候，我居然挑战了“撕心裂肺”。来来去去，让我没有了家的概念，更不知其真实的含义。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回到了新疆。它从狗咬耗子多管闲事的雕像开始，沿着古城屏风的茂密，沿着与马争速度的方向。襁褓被幼稚淹没，至今脑子里没有天山的冷峻，至今为止没有准噶尔与绿融合的惬意。唐玄奘的虔诚压抑住火焰山的心跳，西域都护府、古丝绸的脚印再让华夏记忆苏醒，再让荒漠冷静。楼兰姑娘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座雕塑，那英明神武帅气的霍去病、张骞、班超的俊美也未能挽留住婀娜的气息。昔日胡雪岩的义举，左宗棠扶棺援疆的豪气铸就了戈壁的辉煌。

罗布泊呵，在梦中依然丰腴。大沙漠千年一雪，让睡胡杨谷异常凝重。都说新疆是一个好地方，五十余年后的思念，让幼稚破碎，让成熟疯狂。也许离开的时间太长，现在的模样绝对不是曾经的遗忘。

油画的灵魂从冰山下的冷漠开始，冻僵的故事在延续的影子中凸显，告诉你这里曾经的繁华，现在的平静。犹新的个性，飞舞着明天的梦想，永恒的是冰雪奇缘，沉思的是疯狂背后沉淀。

2016 年，塔克拉玛干沙漠下雪了，这个一千年才有一次的景象，被思念看到了，可惜我没有机会亲自感受。一首《一只会说话的耳朵》让人整夜难眠，一首《水磨古镇的小芳》颠覆了风沙弥漫的靓丽。模糊的记忆，始终不能将远去的岁月复制，只记得 1974 年离开后再没有品尝大漠的风情。

这里算我的家乡？我出生 40 天就来到了天山脚下，感受过冰雪的洗礼，体会过迁徙沙漠的疯狂。这里不是我的故乡？为何它让我魂牵梦绕，还是忘不了那里的维吾尔族美丽动人的姑娘？